

Die Farbe Blau

Die Farbe Blau - 蓝色 - 蓝色

蓝色



Die Farbe Blau

〔德〕约尔格·卡斯特纳 著 朱刘华 译

蓝色

南海出版公司

2009·海口

引子 背叛的心灵·····	1
1 狱中暴死·····	7
2 死者画像·····	13
3 黑牢 (1) ·····	21
4 寻找失踪的油画·····	27
5 星期五, 十三号·····	37
6 艺术和手工艺·····	45
7 罗森运河边的房子·····	57
8 女人们的秘密·····	69
9 画家及其作品·····	83
10 路易莎的故事·····	95
11 魔鬼的颜色·····	109
12 海鸥塔旁的陷阱·····	121
13 噩梦惊魂·····	127
14 救火啊! ·····	135
15 伦勃朗的秘密·····	141
16 遭到怀疑·····	145
17 黑牢 (2) ·····	153
18 水牢·····	161
19 盗墓贼·····	169

20	死亡之赌·····	175
21	生死之间·····	183
22	意外重逢·····	189
23	代尔夫特的诅咒·····	195
24	魔鬼岛·····	199
25	大师的微笑·····	207
26	蓝色·····	213
27	火药和子弹·····	221
28	父与子·····	227
29	阿姆斯特丹上空的风暴·····	233
30	魔鬼的脸·····	243
31	雾中敌船·····	249
32	面具背后·····	265
33	永不安全·····	275
	尾声 崭新生活·····	281
	大事年表·····	285
	后记·····	287

引子 背叛的心灵

威廉感觉不安，胸口像压着块巨石般透不过气来。他冷。他周身掠过死亡的寒意。此时，他正领着客人离开餐厅，去欣赏前不久刚买的一块壁毯。促使他这么做的不是炫耀的欲望，而是对艺术品真正的骄傲和发自肺腑的快乐。在这个充满战争和阴谋的时代，人类更需要欣赏一幅美妙的油画或壮观的壁画，以获得精神上的康复。

威廉的儿子莫瑞茨和尤斯汀指挥人们呈半圆形站在这位荷兰执政周围。卫兵们站在他背后。他们知道这位奥兰治亲王不喜欢他们离他太近。他自认为是人民的一分子，关心人民的疾苦，因此，置身于一队执戟卫士的保护之中并不合适。

他正准备介绍另一幅壁毯，卫兵中出现了骚动。带队的上尉激动地对着一位男子讲话，那人显然想从卫兵中挤过来。威廉询问怎么回事。

“亲王，这位先生想找您谈谈。”上尉指着那人，“他根本不管您现在还有别的事要忙。”

威廉向卫兵们走近两步，端详那个捣乱分子。那人很年轻，几乎不满二十岁，沉重的大衣下穿着法式服装，给人特别整洁的印象。从黑黝黝的皮肤可以推断出他是外国人，来自法国南部或意大利。他外表的平

静是装出来的。威廉察觉出他眼中的惶恐不安，看到他的睫毛多次跳动。这人似乎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奥兰治亲王堆出一脸友好的表情，询问陌生人有什么事。但第一个音节尚未出口，他就呆住了。他的目光落在来人从大衣里伸出的握有重物的手上。那个长东西在透过大窗户洒落的光芒下金光闪闪。当威廉终于明白那人正将一把手枪瞄准他时，他眼前一花，差不多同时听到了子弹的爆炸声。

他感觉右脸被击打了一下，火辣辣的痛楚随之而来，火苗在他周围升腾、闪烁。他的轮状皱领被手枪里射出的火花点燃了。他好不容易摆脱愣怔状态，慌张地拍打火苗。

同时，他盯着那个陌生人。对方站在那里，身体略微前倾，盯着刚刚还握有手枪的手。枪不见了，那只手只剩下几块血淋淋的肉。一定是子弹炸飞了手枪——刺客的手也一并被炸掉。

两名仆人赶过来，帮助威廉灭火。卫兵包围了刺客，戟和剑一下又一下地刺进他的身体。当他古怪地扭动身体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在卫兵们的鞭子前时，他们还在刺个不停。

火被扑灭了，但威廉的脖子和口腔疼痛难忍。他虚脱在地，好像想于死亡中同行刺他的凶手结合。

威廉迷惘地睁开双眼。晨曦早已驱走黑夜。右颊轻微的刺痛唤醒了他的记忆。他奇迹般逃脱刺杀幸存下来，已是两年多前的事了。那个矮胖杀手，名叫胡安·若雷吉的西班牙人，当场死于卫兵们的剑戟之下。成群的医生赶到威廉的病榻前，显得信心十足，实际上他们也不信这位被子弹射穿右脸和舌腭的荷兰执政能逃脱死神冰冷的手。现在，一回想起那漫长的几周，自己躺在病床上，按医嘱一声不吭，靠哆嗦的手作出处理政务的指示，威廉就不寒而栗。

他的健康状况再也未能完全恢复，但他没有因此丧失信心。他继续领导着荷兰反对西班牙的独立斗争，不怕遭遇暗藏的凶手，接待所有找他的人，虽然菲利普的悬赏未曾改变。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悬赏两万五千盾杀死威廉，用现金或田产支付，许诺事成后将非贵族的凶手晋升入贵族阶层。菲利普认为杀死威廉本身不是罪。西班牙国王将他深恶痛绝的这位反叛者革出教会，宣布剥夺其公民权。

威廉从床上爬起，走到窗前。他面带微笑。菲利普的悬赏让他明白自己多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菲利普怕他。作为荷兰执政，他是一五七九年结成乌得勒支联盟、两年后在一次辉煌行动中摆脱西班牙统治的北部七省的军事总指挥。他多次让西班牙人遭受惨败。

他拉开沉重的窗帘，迎接新的一天。他的动作忽然停住了。一股冰冷的气息拂过全身，让他不由得打了个激灵，恰似两年前他在安特卫普的那个灾难日感觉到的寒意一样。

威廉甩开不安，打开窗户。他现在是在代尔夫特，不是在安特卫普。晨风吹进来，宣告今天是一个温暖的夏日。他告诉自己没有理由忧伤。他吃了点东西，在办公桌旁坐下，处理重要信函。他喜欢在与世隔绝的圣阿加莎修道院里工作，它曾经是一座很重要的寺院，王宫位于其东北部。

上午早些时候，当早晨的温暖变成盛夏的炎热时，他接待了吕伐登市市长隆布·厄伦保，商讨弗里斯兰省的政治和宗教事务。午餐开始的号声打断了他们热烈的交谈。去餐厅的途中，威廉的妻子路易丝、女儿安娜、妹妹施瓦茨堡伯爵夫人卡塔琳妮加入了他们。

几位请愿者错过了午餐时间，没能将事务呈报威廉，但他不想让客人等待，安慰请愿者饭后再谈。他招手叫来一位年轻的法国人，此人曾向威廉提供过几回重要信息，威廉也资助过他。这位弗朗西斯·居永信奉加尔文教，说他父亲在多勒因为新的信仰遭到了迫害和谋杀。

“有什么事，居永？”威廉问道，“您带来了法国不肯延期的消息？”

居永，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瘦子，脱下深棕色的皮帽，鞠了一躬，摇摇头。“我没有消息，威廉亲王。但我希望下次旅行时能了解到什么。为此我需要一份护照。”他的声音听起来特别低沉、不安，好像他自己也很清楚，拿一份护照的事务来麻烦对方，这要求提得不是时候。

“等会儿，饭后吧。”威廉有点不快地说道，示意法国人同其他请愿者一起等待。

居永神情恍惚地退回。

当威廉和随从一起走进餐厅时，路易丝低声对他说：“我不喜欢刚才同您讲话的那个人。他的表现怪怪的。”

威廉笑答道：“他不是坏人。我们见过很多回，要是想害我，早就可以害了。刚才他只是有点不知所措，很可能我们这么多人吓坏了他。”

直到饭后，餐厅外面更多的请愿者向威廉走来时，他才又想起居永。那个法国人站在一排等候的人当中，像在练习耐性。威廉同一位威尔士军官讨论完一桩军队事务，又会晤了一名意大利商人，对方暗示掌握地中海海上贸易的重要信息。威廉不想公开讨论此事，便带他去了楼上的办公室。

当他同商人告别并将其送到门外时，又有位英国军官等在了那里，白发苍苍的威廉姆斯上尉。他单膝下跪，正要向威廉汇报。就在此刻，弗朗西斯·居永钻了出来。一个念头排开其他的一切，闪过威廉脑际：这同在安特卫普一模一样！居永右手握着把笨重的双管手枪，瞄准威廉。火光迸现，硝烟弥漫，枪声震耳欲聋。威廉顿觉胃部遭到重击。从伤口扩散开来的火辣辣的剧痛遭逢了他早晨就感觉到的那股冷气。死神冰冷的手抓住了威廉，不肯让他再次逃脱。

私人医生还未赶到，奥兰治亲王就已重伤不治。

凶手被擒获了。他真名叫巴尔塔扎·热拉尔，来自勃艮第自由伯爵领地，实际上信仰天主教，是西班牙国王的一位忠实臣仆。他在代尔夫特伪装成一名逃亡的胡格诺派教徒，骗取了威廉的信任。如果他有把合适的武器，估计早已执行计划。那支双管手枪他不久前才买到，恰恰来自威廉的一位卫兵的亲戚，他谎称需要这把枪来对付晚上在代尔夫特胡同里作恶的无赖。

巴尔塔扎·热拉尔没能享受到杀死威廉的悬赏，但他父亲被菲利普晋升入贵族阶层，获得了位于勃艮第的封地。凶手在严刑拷打后被判处

死刑，案发四天后就被处决，时在一五八四年七月十四日，代尔夫特市政厅前。一大群人挤在那里，许多人不是为威廉伤心，而是幸灾乐祸地想看到杀害他的凶手受难和死亡。

令这些人失望的，是热拉尔表现得镇定而坚强。在市政厅前的刑架上，刽子手用烧红的烙铁烫那只发出致命一枪的手，直至只剩下焦黑的一截。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响。直到火红的铁钳插进他身上的不同部位，将肉一块块扯出时，他的喉咙里才发出含糊的惨哼。

刽子手自下往上划开他的身体，将他活活分成四块。他身体弓起，满怀仇恨地盯着人群，喊道：“我诅咒你们，你们这些没有灵魂的加尔文派教徒！你们，你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百年之后，我的诅咒还将降落到你们身上，降落到所有生活在被上帝摒弃的荷兰的人身上！”

当他的肚子被剖开、心脏被扯出时，他的喊叫变成了咕咕声。判决书中所说的那颗“背叛的心灵”被三次摔在他的脸上。最后，刽子手割下他的头颅，将他已被分成四份的躯体分别悬挂在城市的四座棱堡上。围观的人们满意地观看着这一切，但一道阴影投射到他们身上。多年之后，在代尔夫特和荷兰其他地方，人们仍在谈论巴尔塔扎·热拉尔的诅咒。

1 狱中暴死

阿姆斯特丹，1669年8月7日

“来，科内利斯，拿你的刀插进我肚子！”

奥瑟尔·热肯一边沙哑地笑着，一边摇晃着头，晃得肉嘟嘟的脸抖个不停，隆眉下的眼睛鼓励地冲我眨巴着，像在戏弄我似的。他站在我面前三四步远的地方，结实的上身略微前倾，有力的手掌伸出，像要拥抱我。

或者将我压碎，我想。我也不矮，可奥瑟尔还要高出我一头。他的胳膊简直粗如我的大腿。

尽管如此，他要求我使用有着长长弯刃的西班牙折刀进攻还是让我觉得难为情。这把刀是我掷色子时从一个英国水手那儿赢来的，我觉得用起来相当灵活。

“你在犹豫什么，科内利斯？”奥瑟尔瓮声瓮气道。

“你这是自找苦吃。”我嘀咕道，随即一个弓步快速跨出，右手持刀刺向他结实的胸膛。

可奥瑟尔已不在原位。他眨眼间就换了位置，其敏捷和灵活从笨重的外表上可看不出来。他没有被西班牙刀吓退，而是侧转身，上前一步，开始反击。他右手抓住我的脖子和后脑，左手抓牢我的上臂，抓得我生

疼。我还没来得及多想，奥瑟尔就一个急转身，使我失去了平衡。他的右臂箍住我的后背，左手猛扭我的胳膊。钻心的疼痛令我不由得手一抖，刀子当啷一声响亮地落在肮脏的地面上。奥瑟尔在我背后一发力，我就彻底失去了平衡，肩部重重着地。

我透不过气来，但看到刀刃就在身旁忽闪，我又萌生了新的希望。我的手飞向武器，但奥瑟尔穿着皮鞋的脚更快，紧紧踩住了地上的刀。

“你应该认输。”他咧嘴冷笑，居高临下地望着我，“男子汉永远不该混淆勇敢和愚蠢。”

我抬起头盯着他，像个小男孩盯着高大威武的父亲，叹了口气：“我认输。我不是你的对手，热肯大师。你既强壮又灵活。”

“强壮是天生的，灵活则是通过练习得来。”奥瑟尔答道，伸出手来拉我，“要是像我一样勤学苦练，你也会掌握摔跤技巧。”

“有你这样的教练肯定行。”我一边说一边拭去刀刃上的红木屑。胳膊疼得厉害，但我极力掩饰。毕竟是我要求上这节课练习课。

奥瑟尔摇摇头：“我可不是什么大师，但我曾经随一位真正的大师学艺。”

“谁？”我将刀子插回镀有黄铜、饰有鹿角的刀鞘，问道。

“尼古拉斯·彼得。”奥瑟尔漫不经心地回答，但他很清楚这个名字的分量。

“大名鼎鼎的摔跤学校校长尼古拉斯·彼得？”我吃惊地追问。

“摔跤学校的创办人。”奥瑟尔证实道，“眼下由他的一名学生管理，罗伯特·科斯。”

我发觉，我朋友讲这个名字时好像有些厌恶。

“我们别瞎扯过去的事了。”奥瑟尔跨立在我面前，说，“想跟我学摔跤技巧，那就来吧。再向我进攻，这回动作要慢。然后我演示给你看，我用什么动作化解你的进攻。一点力量，再加一点头脑，要比你的西班牙小刀更管用，科内利斯。”

我点点头，作好进攻准备，深深吸进新鲜木材的气味。我们找了这个大仓库来练习，里面的巴西硬木正等着被拉斯普斯监狱的犯人来锯、

磨和锉。我正要出手，忽然传来了大叫：“奥瑟尔！奥瑟尔！你在哪儿？”

“阿尔内·皮特斯。”奥瑟尔惊讶地说，随即冲我们的同事喊道，“我们在木材仓库，阿尔内。”

脚步声匆匆奔来，沉重的大门轰然打开，阿尔内·皮特斯伸进光头，上气不接下气地结巴道：“奥瑟尔……你快去梅尔……彻斯的狱室吧，快！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奥瑟尔只问了句“怎么了”，平静地抓起放在一堆木头旁的皮靴。

“梅尔彻斯……死了！”

奥瑟尔霎时失去了平静。“怎么回事？”他激动得变了音调，匆匆套上靴子。

“他自杀了。我给他送饭去，看到了。整个狱室里都是血。”

我们随皮特斯跑步赶往蓝染工吉斯伯特·梅尔彻斯的狱室。穿过大锉厅时，正辛苦劳作的犯人向我们投来好奇、仇视的目光，但没有停下手头的活儿。室内木屑纷飞，空气里弥漫着汗水和木材的气味，在这一切的上方似乎飘浮着死亡的气息，至少我这么感觉。梅尔彻斯的案子六天前震惊了整个阿姆斯特丹。他是全城最受尊敬的蓝染工之一，是同行业里名声早已远远超出阿姆斯特丹的行会成员。他工作勤奋，很有经商头脑，创造出了可观的财富。事后证人们都说，他的举止没有什么显示会犯下这种罪行。

上星期天晚上，他残酷地杀害了妻子和孩子——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和两个分别为十一岁和八岁的女孩。他用刀子捅死他们，依次割下他们的头颅，扔进一只染料桶。直到星期一上午，当梅尔彻斯的伙计们想取出在桶里浸了整个周末的布、挂到新鲜空气中晾干时，罪行才被发现。一个伙计，阿尔特·泰夫森，在拖布时带出了被害者的头颅。伙计们激动地寻找东家，发现他像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困兽一样蹲在房屋的偏僻一隅，盯着他们，一句理智的话也说不出。他身旁搁着血淋淋的斧头，双手和衣服上也都沾满了血。不久，伙计们就在房子里发现了被害者血肉模糊的身躯。梅尔彻斯被带到市政厅审讯，直到使用酷刑他才

开口，招认了罪行，但不肯或无法说出原因，只是不断地重复：他不得不这么做。他于星期三被关进拉斯普斯监狱，等待判决。在狱中，他始终沉默。

我两次想同他谈谈，都白费功夫，最后不得不放弃。监狱长决定将他单独关在一室。他古怪呆滞的状态显然不适合参加锉厅里的工作。监狱长担心他手里一旦有了十二齿的锯子，会重生暴力行为。

我们拐进通向梅尔彻斯狱室的走廊，我远远地就看到狱室门半开着。一只盛粥的粗碗放在门外，那是皮特斯带给梅尔彻斯的牢饭。奥瑟尔猛地拉开沉重的门，率先盯着小房间。我走到他身旁，端详那恐怖的场面。

在拉斯普斯监狱担任看守的两年内，我已见过一些让我敏感的胃翻腾得更厉害的场面，但吉斯伯特·梅尔彻斯的惨状将一切都比了下去。我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呕吐的欲望。

这位蓝染工生前的魁梧形象荡然无存。死后的他显得异常凄惨。他手腕上的肉被撕碎了，挂在那里，血和生命从那里流失。他右侧身躺着，像只死去的动物，在死亡的痉挛中佝偻成一团。他的眼睛不自然地圆睁，嘴巴半张，周围沾满血污，牙齿也血淋淋的。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野兽，一只猛兽的满身血污的猎物。

“他怎么会这样？”阿尔内·皮特斯问，难以置信地摇着光头，“他没有武器呀！”

“你没见牙齿吗？”奥瑟尔十分粗暴地答道。这景象就连久经考验的看守长都感觉恐怖。

“对，奇怪，这许多血……”

“不奇怪，是恐怖。”奥瑟尔边说边将右臂伸向嘴边，像要咬肘关节似的，“他是这么干的。”

皮特斯使劲咽着唾沫：“没想到人竟能做出这种事。”

“一个肢解了妻子和无辜儿女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我边说边从奥瑟尔身旁挤过，想进狱室，因为后墙上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模糊的影子，一个大正方形。

“他一定非常害怕对他的惩罚，竟以这种方式逃脱了。”皮特斯喃喃道。

“也许他决定自己执行惩罚。”我说。

“或者很简单：他不过是疯了。”奥瑟尔将右手重重地搁在我的肩上，令我吃惊地阻止我进去，“阿尔内，请立即通知监狱长。”

“是。”皮特斯应了一声，匆匆离开。

奥瑟尔目送皮特斯离开走廊，然后说：“不必让他看到这东西。”他指指狱室后墙。

“这是什么？”我问。

奥瑟尔小心翼翼地走进阴暗的牢房，以免踩进梅尔彻斯尸体周围的大血洼。他将手伸到死者背后，从一只精雕细刻的画框里抽出一幅画来。

“一幅油画？”我奇道。

“是，一幅油画。”

我就着走廊里两盏油灯的光亮打量那幅画。画上一目了然，是死者，估计是同他的家庭在一起。画上的吉斯伯特·梅尔彻斯心满意足地坐在摆满东西的桌子旁，身边站着一位丰腴漂亮的女子，她正往一只银闪闪的高脚大酒杯里倒什么东西。一个男孩和两个更小的女孩站在母亲的左侧，望着父母。

“梅尔彻斯和他的一家——他的牺牲品。”我低声说。

“没错，科内利斯。直到不久前，这幅画还一直挂在他舒适的卧室里。”

“它怎么会在这儿？”

奥瑟尔望向死者：“他恳求我这么做。”

“恳——求？”我重复道，“可是奥瑟尔……”

“对对对，我知道，禁止犯人将家里的东西带进狱室，但这位蓝染工一个劲儿地恳求我。另外……”

“另外？”见我朋友吞吞吐吐，我追问道。

“另外十个盾也是一大笔钱。”

“确实。令人吃惊！”

“对吧？梅尔彻斯花那么多钱，就为了将自己的画像带在身边？也许它能带给他安慰。或者他是想用不停地看那些对他们的死负有责任的人来惩罚自己呢。有可能看着这幅画让他再也无法忍受，因此自杀。”

“有可能，奥瑟尔。但我发觉另一件事更让人吃惊。这人特别顽固，直到动刑后才开口。可他却主动和你搭话？”

“是，在我星期三晚上给他送饭的时候。但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杀死妻子儿女。只为了这幅油画。他恳求我去他家找他的伙计阿尔特·泰夫森，说泰夫森会给我钱。事实也的确如此。”突然，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奥瑟尔吓了一跳。“我得将画藏起来，科内利斯，马上就回来。”

说时迟那时快，他绕过一个角落，不见了。几乎没人像他这样熟悉拉斯普斯监狱。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将这幅并不算小的油画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进梅尔彻斯的狱室。当阿尔内·皮特斯带着隆贝图斯·布兰卡特监狱长出现时，奥瑟尔已经回到我身旁。

布兰卡特矮小结实，总有点不安的样子。他将头伸进蓝染工的狱室，又像挨了一记无形的拳头一样缩了回去。“这、这不可能是真的。”他盯着看守长，“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这对我们也是一个谜，长官。”奥瑟尔说。

“可我该怎么向上级、市长和市政府解释此事呢？”布兰卡特问。

“没办法解释。”我替我的朋友说，“这就同梅尔彻斯的罪行一样无法解释。估计他是彻底疯了。”

“嗯，一定是这样。”布兰卡特叹息道，松了口气，至少可以提供一种解释了。相反，我感到特别压抑。一股神秘的预感向我袭来。我觉得蓝染工之死没这么简单，同时我又不肯肯定自己到底是不是想知道真相。